

面对湖

□ 池州 石泽丰

湖水平静,像一面镜子,仰躺着看青天日月。我不敢轻易评价这样的对观。

湖水在大山的怀里安然,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有一道水坝,它封锁住了山门。这里的水来自于山体,来自于草木的根系,来自于自然界的守恒之处。我走近它时,它已呈丰盈之态。在这之前,山默许了岁月更替,年复一年,湖水看着草木枯荣,草木见证着湖水的涨与落,彼此相守。偶尔有风吹来,湖水情不自禁地显示一下自己内心的喜悦,泛起微微波浪,给人看,同时也给天看。白云路过时,把自己的影子投在了水里;成群的鸟儿飞过时,不知啁啾过多少的秘密?而从闹市中前来的我,坐在湖边的一座凉亭里,发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呆后,才读懂了这个湖的忧伤。

湖对于一个人来说,之所以有着强大的吸引力,在于它的平静,在于它把人间诸多的繁杂化在一个平静的心态之下,与周围静止的山一道,教人以智慧。大海和江河不像湖,大海有澎湃之态,江水有滔滔之势,河流有游说的嫌疑,只有湖安居于此,像修行得道的高僧,于山间不为人知,抑或不想为人知。

我来到花亭湖的湖畔之前,它早已被商贾开发。

商人的视线一直将它紧紧缠住,且丝毫没有放松过。眼前游人如织,游艇飞梭,这是铁证。站在高处,我投下目光,游艇驶过的水面,两条水皮分开,如一个人被划割的肌肤,伤口清晰。游人在艇上兴奋着,尖叫着,他们很少去想游艇排出的污物,要让清澈的湖水来承受其中的异味。虽然游艇驶过之后,不一会儿,水面又恢复了先前的模样,但是又有谁想到过,这就是湖水的度量。

我把目光抛向更远处,绵延的山峰隐约,如害羞的村姑,披着一层薄薄的烟雾之纱。我的内心同它一样羞涩,有幽隐的冲动。那天,天气晴好得无可挑剔。山路如一条大蟒,在脚下蜿蜒而过,一头隐没进山林的深处,偶尔露出一段背脊。同行的杨老汉和老陆执着、阳刚,以徒步的方式让身影游动在山腰的观景台上。我知道,这是对花亭湖最好的阅读方式,也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看清一个湖的忧伤。

湖是坚韧的。狂风暴雨来袭过,霜雪从空中降临过,湖何时畏惧过呢?连忧伤都能承受得一丝不露,这

样的湖还怕什么呢?面对狂风暴雨,湖只是笑笑而已;霜雪之后,湖最多只是沉默片刻,而后又恢复往日的心态,这就是大自然造化出的智者,自万年之前诞生,至万年之后消失,永远心平如镜。走近湖边,湖光映照,让人回眸。以湖为镜,照照自己,湖不忍心揭露你过多的伤疤。你脸上的痣,额上的皱纹,湖水尽量为你忽略。湖的这颗包容的心,直到今天,却很少有人面临湖水改变自己。在此之前,我同许多以前和当下的人一样,总把功名利禄作为生活追求的一部分,追之逐之,直到遇见了湖,直到在湖中看清了自己的倒影。

大千世界,人们对事物、境界、价值的看法,如万花筒中的图像。能否透过虚幻之光,找到人性的真善美;能否面对一汪湖水诘问自己?人的心态,在苍天之下,或许只有湖知道。我不禁想问,如果真正地读懂了湖,那么,你还会在物欲的戏台上,如疯子一样自以为是地舞之蹈之吗?面对湖,我陷入了凝思默虑的思考。



父亲的打麦场

□ 阜阳 聂学剑

平原的乡下麦收时令,就是一场盛大的节日。男女老少脚步都变得匆匆,他们奔波在村庄和麦田之间,肩扛手提,还有牛车拉运各种农具,包括停歇了整整一季的石碾,也被紧急唤醒。迎接午收,各家各户最先要打一片麦场出来。

父亲的打麦场是全村的样本。那些在田间耕种了一辈子的农人,都会不约而同地观摩,看父亲如何提前收割整理出一片空地;再怎么深耕、整平,驾起耕牛拉着石碾操练出一片场地来。那片平整的土地,宛若平镜一般,被碾得扎实、厚重,早晚还要撒水,再碾压成铁板一块。这一套工序,在乡下叫“操(cao动词)场”。只有打麦场过关了,那些麦们,连穗带着秸秆才能安心地入驻进场。石碾一遍遍地拉着做同心圆运动,直至把所有的麦粒都精准地剥落,颗粒归仓。

打麦场不合格,那些麦子都会被糟塌了。它们会被掩埋在土里,抛撒得可惜。父亲俨然是这方面的专家。操场所有的工序都一丝不苟,严谨得无可挑剔。由于极度认真,作为专家往往会绷起面孔,聚精会神地全身心投入。父亲也是。我常常想,如果父亲在实验室里做另一种行当的专家,一定严厉苛刻得吓人。因为在打麦场上,我们姊弟几人那些不规范的干活举动,都被父亲斥责过。“庄稼活不用学,人家咋着咱咋着。”这句话,父亲是最不能容忍的。他认为说这句话的人,原本就是不能成器的乡下二流子,不配当个庄稼人。

从播种墒情到出苗施肥,从松土锄草到间苗打权,几乎每一颗庄稼都被农人手把手地抚摸过,安慰过,亲切地鼓励过,热心地关爱过。打麦场虽然仅供收割打麦脱粒晾晒之用,但它像是一个阅兵操练场,最能彰显庄稼人的真正实力和专业本领。

粮食入仓,牛放河边。打麦场又

要被还原成耕地,那被反复碾轧得像公路一样的土地,有时候我们舍不得亲手扒开毁掉。每扒下一钉耙,总是有些莫名的失落和伤感。想着曾在这打麦场看守麦粒的那些夜晚。我偎在父亲身边,在他均匀的呼吸声里,仰望夜空数星星,一颗,两颗,那些星星,你仔细观察它们,发现它们其实会动。夜风凉爽,麦香若有若无,铺在打麦场上的那张芦席,带着午季特有的温暖和特别的清凉,伴你不知不觉入梦。

父亲八十三岁那年患了中风,我开车载他去我所在的城市小住。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父亲垂垂老矣。他对城市是抗拒的。他担心自己随时病危,会客死他乡。他热爱那片土地,那些被他深耕过,又碾平过,然后,再反反复复耕种过的庄稼地,才是他带着温度的归宿。他早已适应了那里的气息。时令正是麦收时节,端午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父亲一直把头别向窗外。汽车驶向高速公路。那座收费站处于豫皖交界地带,十分辽阔,父亲直直地望向那片柏油路面,他对我说:这片地儿,作打麦场,多好!

我望向父亲,他老眼昏花,但看到这片光洁的场地时,仿佛忽然之间一下子变得目光深邃独到。父亲是打麦场上的专家,他的心里,他的生命里,永远不能割舍的还是那片土地上一年复一年生长着的一茬茬庄稼。父亲老了。他终将回到那片深深热爱的土里,化作一抔泥土。

我们是父亲的孩子。手把手地被一个个抚养长大。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一天天孤独地老去,生活不能自理,像个孩子似地处处用眼神向我们求救。生命回天无力。无论父亲怎样地用心平整过那片打麦场,农忙一过,它还要被再还原成耕地。这是一个轮回啊,就像那些一茬茬的庄稼,终究都要回归那片土地。

忽然泪目,有放声大哭的冲动。

灯火可亲最温馨

□ 长丰 仇多轩

今年5月16日,是汪曾祺逝世23周年纪念日。汪曾祺大器晚成,成为文坛上的“汪曾祺现象”,作品受到广泛推崇。

我特别喜欢汪曾祺的散文,床头放着他的《草木春秋》和《汪曾祺散文》,装帧古朴简洁。他以其清丽淡雅、生趣通透、隽永高远的文字,引领了新的田园诗风和怀旧温梦的美学风范。清明上河图般的风景、风情、风俗的真切描摹,使他成为新时期古典诗意和民间美学的典型文化符号。

为了生计和梦想,少小离家走向远方,这是很多人的人生路径。故乡的人和事,不论你是得意或是失意,却都是那么地鲜明。但是,很多人都有回不去的故乡,别梦依依,内心的安稳企盼,只有静静地安放在梦里。古往今来,文人雅士们精致地描写、描绘故乡的山川草木、风物人情、美食珍馐,寄托人生,抒发真意,汪曾祺亦为我们留下了长久的回味。

汪曾祺涉猎广泛,积淀深厚,传统文化类、外国文学类、民间文艺类,他都认真研读,并产生重要影响。汪曾祺用他独特的笔创造了一个诗意美好的理想世界,以自己的拙朴,守护延伸着乡村文学,他的作品一版再版。小说之外,他在创作后期写了大量散文,甚至被认为比小说写得还好,他则谦虚地认为是“撙草打了只肥兔子”。

细致观察生活,素材源自积累。汪曾祺是一个善于用边角料设计漂亮衣服的裁缝。无论是艰苦的下放劳动,或是在山上种树等枯燥之活,他依旧把劳作与文字结合起来,当作生活的必须,随遇而安,仔细观察研究马铃薯、葡萄等。因而作品深度与温度兼具,生活与生机并存。无论是故乡的食物,还是登

临各地的游记、风土人情故事等,都来自于日积月累的体验。

富于生活气息,描摹世间百态。每到一个新地方,汪曾祺喜欢逛逛菜市,看看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,感到一种生之乐。他认为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,买菜的过程,也是构思的过程,他还爱亲手做菜待客。贴近生活,就能走入人们的心间。作家以平实而高超的技巧,以自己为牵线,把作者与广阔的生活勾连起来。他写拔野鸭毛、做咸菜茨菰汤、各类野菜等,非常形象,烟火气十足;写绿豆、豌豆、黄豆、扁豆、芸豆、红小豆、豇豆,写四方小吃,不厌精细,不知不觉间让人感到特别清香特别温馨。

开启乡土新篇,延伸写作触角。乡愁乡情,乡韵乡恋,是永恒的怀旧主题。汪曾祺在娓娓道来之中,勾勒了一幅幅简洁而温馨的风景和风俗画。如同他的生活素描小品,寥寥数笔绘出形义兼具的画作,美感毕现,但他自谓所画“遣兴而已,只可自怡悦”。

大地丰饶,欢笑常在;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情境。沉入其中,读懂一种烟火真味的生活。是的,乡村生活有很多快乐和多彩,我在乡村生活二十多年,与大地为伴,与花草相拥,美好的情景总是令人回味,即使是诸多的不如意和挫折,也是生活给予的考验和捶打。一切,正如汪曾祺所言:婉转亲切,饶有画意。

稼禾尽观,人生百味。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”。稼禾里,深藏着结实实的百姓生活,蕴藉着世道与人心,汪曾祺以自己的发现与实践,在语言的艺术、读书与运用、对传统文化的发扬与思考等方面,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挖掘和弘扬的文学启示。